窗里窗外

“你在窗户里面看我，我在窗户外面看你”   
这是一部看上去静谧美好的电影，庭院蓊郁，蝉声悠扬，夏季静好。这也是陈英雄导演的越南三阙中的第一部与成就最高的一部。  
全片故事集中于一个庭院展开，留心注意可以发现，几乎本片中每一个镜头中都有“窗”元素的存在。“窗”作为元素不仅仅指窗，同时包括门、栅栏、扶梯甚至镜框，用以构图时将人物圈于其中。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元素。  
小女孩梅扣响狭窄的小木门，踏入院内后，一生再也未走出。大量的炒焦镜头与微观特写配合手摇摄影形成了探索的目光，以悲悯的视角在微晃暗淡的光影里观察着迟暮的家族。院外的理发师，与老人唐透过栅栏观察着院里，梅与另一个仆人透过一楼的门观察着主人们，少奶在楼梯上观察着姥姥，而死去的人们挂着安详的笑地在镜框内透过玻璃微笑着观察活者。  
结合本片采用的时代背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贡，不难理解，陈英雄以“窗”为喻体，其意义便是将空间与情感上分为窗里与窗外两个世界，传达两种截然不同世界的障碍与对立。封建与冒险，紧闭和自由，生与死。  
影片中共描述里三代人的故事。姥姥和唐和姥姥的丈夫作为第一代人，窗作为禁锢的象征。自姥姥守寡开始，她每日念经，而桃死后，姥姥彻底不再下二楼。她呆在窗内，情感因禁锢而萎缩，面对着死去的人的照片，蜷缩于自己的世界与过去的回忆，却又是窗外的人，她冲不破世俗情感的窗，更冲不破生死的窗，她禁锢于二窗之间，手持木鱼尴尬苟活。  
第二代人是少奶与少爷，窗隔绝了自由。音乐家少爷，一次又一次带着钱离家出走，直到分文不剩才回来。窗的意象代表了现实的残酷,而且能体现精神上的无限性,是一种心灵意识存在的印证。少爷房间内他弹琴时正对的窗，映射着每个人内心都渴望的那一扇窗——成为心灵渴望自由的出口,能超脱所有束缚羁绊,获得绝对自由。然而他却一次次在窗外经受风雨，不得不再回到窗内面对女人的泪水，姑且求得庇护。最后一次的回归，他病死于家中留在了窗里。  
第三代人，由梅探索的视角展开。梅从窗外进到窗里又最终进到更深的窗里。她的自我和外我始终对立，可自我最终于窗里臣服于外我——她是卑微的，是纯洁善良温柔的，是崇拜认定每一个主人的，她是接受主人赐予她全部希望智慧与思想的，这是外我，却唯独我不是那个情不自禁眺望院外，热爱着青木瓜乳白色的浆生机勃勃的籽的内我。至此，姥姥，少奶，梅成了循环。而有趣的是，少奶的三个儿子，大官和小官从小受到了少爷的影响与爱的熏陶成功地突破了窗，却独独二官因于少爷最后一次出走的深夜里听到少奶与姥姥隐秘的对话，停留在了窗内。  
卞之琳的无题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结局里梅坐在神像的光影里读诗，她穿着精致地黄缎面衣服，脸上浮现着与神像相同的微笑。虚焦的镜头恍惚而美好，亦如全片看上去一般的安详静谧。她念着“幸福注定是她的”，可幸福是谁的，在窗里还是在窗外？我们是她吗，在窗里还是窗外？还是这只是一个梦呢？  
这样的意象的运用不难联想到《雷雨》以及《呼啸山庄》的窗的隐喻。我私心窃以为，那金色的光里，梅与神像一体是窗里与窗外的世界的消失殆尽，如同《呼啸山庄》结束时“看见天堂的荣光闪耀”一般，最终表达的是陈英雄眼中二十世纪中期越南社会里难以实现的完整人生。  
但是，银幕外看银幕里的我们——到底在窗里还是窗外呢？